

战胜狂犬病

◆ (美国)海伦·鲍姆伯格 孙开元(编译)

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有个名叫柳河的小镇,小镇不远处有一座美丽的山谷。山谷里住着一个名叫普雷舍丝·雷诺兹的女孩,她的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工作,她和三个兄妹跟爷爷奶奶一起住。

2011年4月的一天,8岁的普雷舍丝在学校外面的街道上看到一只灰色流浪猫,她走了过去,想靠近它看看。她伸出手,想摸摸它,这只猫冷不丁咬了她一口,把她的左手手指咬出了血。老师带她去了办公室,一位校医给她的手指缠上了纱布,止住了出血。

三个星期后,普雷舍丝的噩梦开始了。一天晚上,家里年纪最小的孩子告诉爷爷杰克,普雷舍丝刚才呕吐了。第二天,她还是病歪歪的。杰克带她去了诊所,医生怀疑她得了阑尾炎,把她送到了当地的医院。院方说她患的可能只是流感,杰克就带她回了家。两天后的午夜,普雷舍丝走到爷爷奶奶的床边,说她的头、脖子和后背都很疼。杰克把她送到了医院,医生给她开了止疼药,让她回了家。第二天晚上,她连头都抬不起来了。普雷舍丝躺在奶奶的胳膊里,浑

身瘫软,只要有一点点滴水声就会让她咳嗽起来,并呕吐着推开水杯,但又口渴得要命。奶奶雪莉当即给她裹好被子,开车再次把她送到了医院。

“这不是什么流感!”她对医生说,然后,她要求医生给孙女做进一步检查。医生们发现孩子状况每个小时都在恶化,就用救护车把她送到了机场,一架直升飞机把她送到了335公里远的加州大学儿童医院。医院里的急救医生和护士们对她全程监护,试图检查出是什么在一点点夺走普雷舍丝的生命,他们列出了几种可疑疾病,但最终又排除了。

传染病医生简·韦德曼给多位医学专家打电话求助,终于联系到了美国健康部里一位当过兽医的医学家。得知孩子的恐水症状和乡村居住环境,这位医学专家建议给她做狂犬病病毒化验。普雷舍丝在重症监护病房住了5天后,医院得出了检验结果:狂犬病。医院没有办法,只能给普雷舍丝做一些“舒适护理”,不至于让她痛苦地死去。

狂犬病是公认的“绝症”,医学界至

今没能将其攻破。但是负责普雷舍丝治疗的几位医生听说过,2004年,美国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市一位名叫吉安 的15岁女孩被蝙蝠咬伤后患上了狂犬病,当地的罗德尼·威洛比医生在此前通过病史记录发现,多数狂犬病患是死于暂时性的大脑机能紊乱,而大脑本身受到的损伤其实很小。根据这一发现,威洛比医生首次进行了一个高风险的治疗方法:使吉安进入诱导昏迷状态,以保护她的身体机能不受损害,延长存活时间,让她的自身免疫系统有时间对抗狂犬病毒,同时进行抗病毒治疗。他的疗法起了作用,7天后,吉安的血液里产生了大量抗体,她活了下来,但直到两年后才完全恢复了健康。威洛比的治疗方案从此出了名,被称为“密尔沃基疗法”。先后有50个狂犬病患者接受过密尔沃基疗法,其中有5个人存活了下来,虽然这5个人里多数留下了神经系统后遗症。

确诊的当天,杰克和雪莉同意院方采用密尔沃基疗法。医生通过医学手段使病床上的普雷舍丝进入昏迷状态,仅靠呼吸

机维持生存,身上插满了管子,看上去简直和死人没什么两样。普雷舍丝的爸爸从外地赶了回来,每天夜里陪伴在她的病床前,奶奶雪莉白天看着她。

第14天,医生告诉雪莉要做最坏打算。但雪莉始终没放弃信心,每当有医生或护士对这个疗法表示怀疑,雪莉就会对他们说:“要是你没信心,就不要来我孙女的病房。”

从第16天起,普雷舍丝的免疫系统开始了对狂犬病毒的反击。住了53天医院后,普雷舍丝走了出来。她是世界上第6个存活下来的狂犬病患者,也是恢复最快的一个。

防疫部门给普雷舍丝一家人和他们的家禽、家畜都打了狂犬病疫苗,回家后,普雷舍丝差不多完全恢复了往日的正常生活,她回到了学校,去年暑假还参加了一场“斗羊比赛”,在不到1分钟时间内摔倒了一只绵羊。

普雷舍丝现在已经11岁了,她说,她希望以后能考上大学,将来当个护士,或者是兽医。



“母子账单”

◆ 魏鸣放(编译)

一天晚上,妻子正在准备晚餐,小儿子拿着一张纸走向他母亲。上面写着:“洗车,5美元;陪妹妹玩,0.25美元;获得良好的成绩单,5美元;清扫过道,2美元。总共应得,12.25美元。”

母亲回头看着儿子,他正满怀希望站在那儿等着领钱。她拿起钢笔将儿子写过的纸翻转过来,在上面写道:“我为了生你怀胎十个月,免费;我熬夜陪着你、为你祈祷的那些晚上,免费;为你购买的那些玩具、食物和衣服,免费;我为你付出的全部的爱,免费。”

儿子读完母亲的话,不禁热泪盈盈。他看着他的母亲,说:“妈咪,我爱你!”然后,他重新拿起钢笔,在“账单”上重重写下4个大字:“全部付清”。



■ 酒友 (意大利 德尔庞)



别说我漂亮

◆ 韦盖利(编译)

我记不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丑了。六年级那年,我曾有一种放错了地方的自信,以为自己“苗条”“金发”,至少称得上一名有吸引力的女生。

很可能是同学常贬低我的缘故,七年级那年,有时我觉得自己很丑。人们都知道,读初中的孩子是最“坏”的。

初中是令我情绪低落的时期,我希望到高中时情况会改变,然而,过完了初中和高中之间那个假期,成了高一学生的我又一次对自己的容貌失望了。我的高中同学,看起来都那么美,看起来像小成人。可我,还是丑。

我心神不安地回到家。母亲感觉到我的不对,我告诉她:“没人想跟我交朋友,我不漂亮。”母亲说:“南茜,你当然是漂亮的,我觉得很美丽。”

我哭了,因为我知道母亲说的不是真的。或者,母亲说的是真话——我母亲当然认为我是美丽的——但我想要别人这么认为,因为14岁的我已经意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:如果你是个女孩,别人认为你是否漂亮非常重要,几乎意味着所有的事。

现在,我希望我能回到14岁的自己面前,对那个我说:“你的外貌并不决定别人对你的看法。你做什么事,决定你是什么人。”你自己无法做什么来改变容貌,尤其是14岁时。但你能改变你所做的,一直都能改变。

我想起,那段时间我站到镜子前,希望

丘疹都消失,希望屁股小一些。虽然我当时比标准体重还轻,我还是觉得自己有点肥。母亲说得对,虽然我没听进她的话,但时间证明她是对的。丘疹只是暂时的,我以为是缺陷的事物在某些人那里变成了资产。美丽,看起来不总是一样的。

我恨自己浪费了时间和精力来希望自己变得更美,那些时间我应该用来跟家人一起交流,或骑自行车、拉中提琴、给朋友写有趣的便条、打开地图册记一记非洲海岸的城市和物产。可当时我在书上看到的,在男孩子那里听到的,都是相同的一句话:“漂亮很重要。”只有漂亮才会有人注意你。我相信了,因为人们都是那么想的,但这想法是不正确,我现在意识到了,我恨自己当时有那样的想法。

如果我现在有个没成年的女儿,我想对她说:“你很善良、聪明,这很重要。你跟人家说的话重要,对待别人的方式重要,你的话里有治愈力或损伤力,你要明智地使用。要爱别人、爱学习。”我有时还要告诉她,她是美丽的,但她的美丽并不决定她是什么人。

有时候,跟我一起出去的男人会说我美。听几次没什么,但听多了就腻。我想,你们能不能说些更中听的话? 我想知道,在你们眼里我是可爱、聪明的,我让你们笑,你们喜欢我的创造力、理想。告诉我,除了我,没有谁让你这么快乐过。但别告诉我,我很漂亮。



“没问题!”

◆ (美国)史蒂夫·古蒂尔 尹玉生(编译)

“有问题吗?”“没问题!”

这是每当我面临巨大压力、遭遇难关时都会出现的自我对话。我常告诫自己,这世上只有生活在一个地方的人们不会遇到麻烦和困境,那里的人们不会感受到压力,也不担心会有糟糕的事搅乱他们的一天,一切都那么安宁、平静,绝大多数的城镇都至少有一个这样的“无忧区”,我们把它叫做墓地。

但只要你还呼吸,就会有麻烦,这就是生活的方式,无论你信不信,你的绝大多数问题和麻烦其实都没你认为的那样糟糕。

或许你到过澳大利亚大堡礁,那是世界上最大最长的珊瑚礁群,它纵贯蜿蜒于澳大利亚东海岸,全长两千公里,导游会带旅客去参观岛礁。一次旅行中,一位游客提了个有趣的问题:“我注意到靠近泻湖的礁石看起来都苍白无力,毫无生气,而靠近大洋的礁石却充满生机,色彩斑斓,这是为什么?”

导游给了一个睿智的答案:“泻湖周边

的水域通常是风平浪静,生活在那里的珊瑚几乎从不会遇到生存挑战,它们能优哉游哉地过无忧无虑的生活,只是它们的寿命很短,很早就死掉了。而生活在大洋旁边的珊瑚就没这么好运了,它们持续不断地遭受到大风、波浪、暴雨的考验,它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不得不为生存而搏斗,它们在无休止的考验和挑战中改变、适应着,与此同时,它们变得越来越健康、强壮,繁殖能力越来越强。”最后,导游又意味深长地加了一句:“这个世界的所有生物都存在着这种现象吧。”

对我们人类又何尝不是如此? 如同不断遭受海水击打的珊瑚一样,我们在挑战与考验中生活、成长。体力上的需求促使我们变得身强力壮,精神和情绪上的压力促使我们的心智变得愈发成熟和灵活,心灵上的考验促使我们的内心变得愈发坚韧和自信。

“有问题吗?”你不必回答,我相信,我已经知道答案了。

帮帮琳娜

◆ 庞启帆(编译)

医生哈伯德非常爱看斗牛。5月8日是邻镇举行一年一度斗牛比赛的日子,哈伯德等待这一天很久了。去看斗牛比赛前,哈伯德打电话给他的好友鲍里夫:“我今天想去邻镇看斗牛,但又不能把诊所的门关了。我想你不会介意帮我照看一下,对吧?”“当然,没问题。”鲍里夫答道,“我很乐意帮助你。你就放心去看斗牛吧。”

傍晚,哈伯德回来了。他没回家,而是先来到诊所。一进门,他问鲍里夫:“怎样?今天有病人来看病吗?”“哦,你无法想象我到底有多忙。第一个来看病的是汤姆,他头疼。我当然知道他头疼的原因,因为他一天

启齿的话题。

由于得不到答案,众人纷纷离去,只有丈母娘留下来照顾女儿。一年后,女儿彻底痊愈了,但她母亲迟迟不愿离开,这让女婿感到非常不乐意。

一天,妻子和丈夫单独呆在一起,看着镜子里如花容颜,她为丈夫的献身精神感慨不已,于是她深情说:“亲爱的,谢谢你,无论我为你做什么,都报答不了你对我的恩情!”

“哦,千万别这么想,”丈夫幽幽回答,“每当我看见你妈妈亲吻你脸颊的时候,我就暗暗告诉自己,我已经得到我所想要的报答了。”

到晚泡在酒吧,所以我给了他一些扑热息痛。第二位病人说他的胃难受,我就给了他几颗抗酸胶囊。你知道,我也曾有这个毛病,这种药对我很有效。第三个病人你我我都认识,就是去年死了丈夫的寡妇琳娜。看得出她一点精神也没有。她一句话也不说,直接走到手术室,脱去外套,躺在沙发上,揉着红肿的眼睛,痛苦地说:“帮帮我……”

“哦,鲍里夫。你艳福不浅。我想你最好别告诉你们做了些什么。”还没等鲍里夫说完,哈伯德就打断了他的话。鲍里夫有些不快地看着哈伯德。哈伯德耸耸肩:“好吧,鲍里夫。告诉我,发生了什么?”“看着楚楚动人的琳娜,我的心‘怦怦’直跳。我慢慢走近她,弯下腰,然后——打开了一瓶滴眼液。”“滴眼液?”哈伯德惊叫道。“对,因为琳娜得了眼疾,我必须给她滴滴眼液。”